

欽定宋書

卷之十
七五九

宋書卷七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鬪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

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誦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

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雒頭卽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

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卽居
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
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
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
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
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
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
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
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闕二字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
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

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旣安之運
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廼誠猶有歎哭
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
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
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
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
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
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
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
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

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間者天

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恠猶懷匪遜脫以
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
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
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
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周實
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
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
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
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
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歛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

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僂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卽蒙勅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卽自

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
臣釁積禍并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卽蒙逮問具啓以奉
營情事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蹟仲春移任方冬
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貪得分了方拂農
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勅亡從兄僧綽
宣見留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
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
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
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闇疚

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
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
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蘄懇備執初願乞置江湘遠郡
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卽蒙亮許當賜矜擢
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
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衛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動臨危
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
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
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

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
四表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
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
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
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旣殄
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卽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
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
懼網墨況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
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
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

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慙累家業臣甘其
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
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
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
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
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辰合芳離蛻遐邇
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
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
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
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

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
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瞶更甚
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昏底心氣沖弱神志衰散念
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
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
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
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
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
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
南彭城蕃縣民高闔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

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
司空參軍闕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
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
殺諸大臣以闇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
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闇事陷之下詔曰
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
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慝爵遍外內身窮
榮寵曾無在泮食堪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
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

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屑齒高閣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就鞠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覲固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卽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